



曲江水满花千树

□ 黄和林

漠漠轻阴晚自开，青天白日映楼台。
曲江水满花千树，有底忙时不肯来。

——（唐）韩愈《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》

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”这是唐朝诗人韩翃描写寒食时长安城里落花纷飞、官柳飘拂景象的名句。帝都长安自古繁华，人烟稠密，花繁柳茂。每到春江水暖、草长莺飞时，长安道上香车宝马满路，蛾儿雪柳耀采。“长安二月多香尘，六街车马声辘辘”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”，描绘的就是这种景象。

清明时节，长安城哪儿郊游、踏青、赏花最相宜呢？韩愈说：“曲江水满花千树。”张乔《曲江春》则写道：“寻春与送春，多绕曲江滨。”

在唐诗的引领下，我找到了曲江池遗址公园。公园位于西安市雁塔区，西北毗邻大唐芙蓉园，东面连接曲江寒窑遗址公园，南望终南山南五台景区。秦朝时，这里积水成湖。汉朝时，湖西边不远处又有泉流汨汨涌出，汉武帝在这里修建了“宜春后苑”和“乐游苑”，因水波浩渺，池岸曲折，“形似广陵之江”，取名“曲江”。隋代修建城池，曲江被纳入城郭之中，隋文帝把这池叫芙蓉池。

唐玄宗将这里开辟为御苑，王公贵族也纷纷于此营造园林，江岸上水榭歌台鳞次栉比，柳荫里宫殿楼阁美轮美奂。寒食、清明等节日，曲江池是踏青赏花、泛舟观景的最佳去处。贵族仕女笙箫歌舞，文人雅士曲水流觞，香车宝马络绎不绝，画舫红船往来穿梭。“曲水公卿宴，香尘满画桥”“彩艇翠舫，匝于堤岸，鲜车健马，比

肩击毂”，可以想见春日曲江池畔的奢华气派。

新科进士，除在雁塔题名外，皇帝还赐宴于曲江，称为“探花宴”，宴会上诗酒文章，觥筹交错。唐代文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，都会流连于此。孟郊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写尽文人高光时刻的得意；杜甫“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”，则写尽文人落魄时的忧伤。花开花落，这一池曲水、几处楼台，见证了唐代读书人的喜怒哀乐。

如今，西安恢复性再造曲江南湖、曲江流饮、汉武泉、宜春苑、凤凰池等历史文化景观，再现曲江池“青林重复，绿水弥漫，繁华共生”的山水人文格局。公园面积广阔，是集历史文化保护、生态园林、山水景观、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大型山水园林式遗址公园。

曲江池是天赐宝地，背靠秦岭山脉，清澈的水流自秦岭峡谷源源不断注入湖中，终年不减，碧水茫茫。从大唐芙蓉园出来，一进入曲江池遗址公园，我就被深深浅浅的绿震撼，被良好的生态环境陶醉，草的绿、树的绿、湖的绿，一层层绿浪奔涌而来，映入眼帘。

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，绵延着，起伏着，葳蕤着。就算用尽嫩嫩、绿绿、芊芊、离离、萋萋、郁郁、青青等词语，也不能完全准确地写出曲江池春草的色彩、质地、光泽、勃勃生机和磅礴气势。香樟、国槐、龙柏、冬青等各种

树，高高低低，密密丛丛，有的躯干挺拔，有的虬枝纵横，有的横柯上蔽，有的树冠如盖，新生的嫩叶青翠逼眼，生机盎然。柳树就不用说了，“烟柳满皇都”，曲江池边，一棵棵娇嫩妩媚、袅娜多姿、缠绵缱绻的柳树环绕着一池碧波，给蜿蜒曲折的堤岸系上宽宽碧绿的翡翠腰带。

那湖水是平铺着、厚积着的绿，仿佛绿色天鹅绒皱起的细碎波纹，也是绿得让人眼亮，绿得让人情迷，绿得让人心醉，绿得使人恨不得像拥抱安琪儿一样拥抱她入襟怀，拥抱着她入睡入梦。鱼儿、虾儿也都喜欢这清澈的湖水，它们在细嫩的芦苇、淡绿的荷茎、油绿的菖蒲之间觅食、嬉戏。水鸟才是湖上的精灵，成对的鸳鸯依偎着，把头埋进翅膀里，随着水波轻轻荡漾；成群的野鸭往来游弋，悠闲自在；一只只天鹅时而引吭高歌，时而交颈细语；一行行白鹭或翔或集，把蓝天碧水装点得灵动鲜活起来。

曲江池绝不是只有绿，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樱花、玉兰花、海棠花等各种各样的花竞相绽放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一片片，姹紫嫣红，延伸成花的海洋。樱花最烂漫，它们扎堆儿似的，把步道两边染成了一片云霞。梨花开得相对矜持一些，那淡雅的白花和绿色的叶子相映衬，极力展现着暗香疏影之美。一阵风来，树摇花颤，花瓣如雨，把芳草地点成迷人的童话世界。

长沙千人万人出

□ 戚丹

著处繁花是日，长沙千人万人出。
渡头翠柳艳明眉，争道来蹄骄嘶膝。

——（唐）杜甫《清明》



唐大历四年（公元769年），清明，长沙。

彼时，大街小巷熙熙攘攘，渡头江上游人如织，绚烂春光冲淡了永别哀绪，反倒增添了不少踏青赏景的游兴。短居长沙的诗人杜甫也不例外，伴着融融春景，他随涌动的人潮乘舟渡江，登岳麓山，拜谒道林寺，继而诗兴大发，挥笔写就《清明》：“著处繁花是日，长沙千人万人出……”

大江滔滔，高山勃勃，柳林郁郁，长街喧喧——归纳便是“繁华”二字。这是杜甫对长沙的初印象，亦是他的。湘江、浏阳河过了千年依旧奔腾不息，橘子洲头仍是百舸争流，古刹钟声响彻天地，长沙的春天总是浓墨重彩，每一抹颜色都饱含着热烈的心语。

长沙真的繁华如梦吗？从杜甫江阁到贾谊故居，从太平老街到岳麓书院，从橘子洲头到古开福寺，从湘江水畔到四方坪夜市……三五天后，我在大江大河的繁华之外，看见长沙的细碎烟火，原来繁华藏于市井，细微处见兴旺真章，长沙摄人心魄的美，并未止步于繁华，更在繁华背后的烟火气。

前两天的自然景观游，处处感受到老城的青春气息。骑着单车漫游在湘江水畔，我的视线最初落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，一艘船从天际驶来，似乎在向人们证明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；接着是那座横跨湘江水道的橘子洲大桥，恰有一队老人慢跑而来，风吹过他们的鬓发，一展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豪迈；最后是宁静唯美

的橘子洲，青年在浅坡上漫步读书，他们挺直了脊梁，远望的方向不正是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之地？

南朝宋徐灵期《南岳记》：“南岳周围八百里，回雁为首，岳麓为足。”这是“岳麓山”的来历。如何描写这座久经历史云烟不颓，更因春日而蓬勃的山？我想，万木岑蔚、群峰昂扬，恐怕不够尽意，唯有那盘旋长空的飞鸟、绕山奔跑的少年、负重登山的挑山工……才称得上岳麓山的风骨。他们同它一样，昂扬着，挺立着，是不屈不屈的姿态。

后两日的民俗风情游，彰显出大都市的浓郁人情味。若要真正了解一座城，吃、喝、玩、乐必不可少。太平街让我魂牵梦绕，古色古香的青砖老道、迎风招展的灯笼酒幌，还有鳞

鳞之美，美在山水园林。曲江之雅，雅在唐诗汉赋。数十座亭台楼阁，数十副雕刻于轩榭廊柱的唐诗楹联，数十组再现唐代社会生活的人物雕塑，不计其数的拴马桩、石狮、石马巧妙地布置于山水园林中，让曲江池遗址公园成为集园林、建筑、文学、雕刻诸多艺术于一体的文化殿堂。

明丽如镜的湖水，将水面的鸟儿、游艇、栈道和石桥，临岸的花树、花树间的塑像和树荫下的共享单车、共享电动车、轿车、房车，近处的亭台楼阁、远处的摩天大楼，坐在轮椅上老人慈祥的脸庞和玩滑板车小孩欢乐的笑容，以及体态轻盈的健跑者和身着艳丽服装的舞者，全都装进它硕大的调色盘，调配出最完美的色调，绘制成最庞杂而又最精细、最色彩斑斓而又最纯粹典雅的图画。皇家苑囿和市民公园场景置换，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在这里碰撞，生活和艺术在这里交融，诗和画的意境在这里叠加，人和自然和谐共融。

走进茶室，点上一杯绿茶、一碟点心，在春天的湖边静坐，闲看沙鸥翔集、锦鳞游泳，聆听鸟语嘤嘤、秦腔激越，品味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”的意境，非常惬意。此时，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就像湖水一般洁净，身体像一粒种子在水里萌发着、舒展着、绽放着，萌发成一颗茁壮的嫩芽，舒展成一片碧绿的荷叶，绽放成曲江池里一朵洁白的莲花。

次栉比的飞檐翘角，让人仿若置身大唐的繁华街巷。转瞬，耳畔一声“看咂点”，原来是一名伙计端着两大碗米粉穿街而过，随之看去，有人吃着剁椒鱼头大汗淋漓，有小店咿呀咿呀唱戏，还有人打扇听曲……食客看客散落在麻石路上，古戏台下和封火墙边，我爱极了眼下的来来往往。

每座城市都有夜市，长沙的四方坪夜市格外迷人。我听不懂长沙话，它不似吴侬软语，也不似西北话粗犷浓厚，独有几分渔歌的调子，拉长了声音灌入耳内，好似滔滔的湘江水，动听极了，不信你听——“小钵子甜酒啦”“扯麻糖咯”“卖——米酒——”“好呷的臭豆腐”……一声接着一声，把肚里的馋虫勾出来了，把孤独的心熨暖了，清明节不再是年复一年的哀恸，而是一场与故人的相约；小巷犹在，对你的想念也还在。

临别前，杜甫江阁的大门前细雨纷纷，一点儿都不哀戚，映得花儿更明媚，柳枝更青绿，直教人为长沙的春天怦然心动。我久爱长沙的雨，愈是淋漓愈是舒心，滴答滴答，耸入云烟的高楼不复得见，只剩眼前行色匆匆的过客，一家温馨的小店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。滴答滴答，杜甫望着窗外的湘江，挥毫落纸数十首有关家国的诗。

长沙的山水壮美，楼宇恢宏，我却久久回味它的细碎烟火气。那些擦肩而过的人，那场碧绿生辉的雨，还有那条熙熙攘攘的小巷，而这一场繁华江河之外的探寻感悟，正如杜甫在《清明二首》中所写：“钟鼎山林各天性，醅醑粗饭任吾年。”

榕叶满庭莺乱啼

□ 梁庆华

宜情羁思共凄凄，春半如秋意转迟。
山城过雨百花尽，榕叶满庭莺乱啼。
——（唐）柳宗元《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》

柳侯公园因纪念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、柳州刺史柳宗元而建，园内有柳侯祠、柳宗元衣冠墓。

柳宗元与柳州，都有一个“柳”字。二者的相遇，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。

在柳州，柳宗元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他释放奴婢，兴办学堂，开凿水井……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为柳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泽润千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是柳宗元的托举成就了柳州。同时，柳州的苍生黎庶、山川名胜，也接纳、抚慰、成全了落寞的“逐臣”柳宗元，使其思想内蕴、家国情怀、诗文创作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二者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，造就了一人一城的旷世佳话。

走进柳侯公园，只见一泓碧水澄澈明净，池旁的石碑上刻有“罗池”二字。每当夜月升至东台山上空，月光倒映水中，水月浑然一体，美不胜收。这就是“柳州八景”之一“罗池夜月”。

柳侯祠文物众多，尤以“荔子碑”最为珍贵。碑文内容是韩愈撰写的《柳州罗池庙碑》，主要歌颂了柳宗元的实绩，由苏轼书写。一块小小的石碑，集“韩诗苏书柳事”于一体，后人故称“三绝碑”。

柳侯祠后院东侧，有柳宗元衣冠墓。松柏拥翠，静雅肃穆。一代文豪魂归故里，柳州父老感其恩泽，只能葬其衣冠于罗池之畔，以作永远的纪念。

柳宗元在柳州的诗作，以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最为著名：

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
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薛荔墙。
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

共来百越迁身地，犹自凭书滞一乡。
如今，城楼巍然如昨，柳江水流依旧。登上江畔的马鞍山极目远眺，只见一水护城，玉带般绕城而过，而整个城市，恰似镶嵌于凡尘之中的一只茶壶。“茶壶”周边，高山巍峨，长岭连绵，

阡陌纵横，掩映在高树繁花之中。“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”，堪称神来之笔。

有专家根据柳宗元的行程以及“惊风乱飐芙蓉水”一句认为，此诗所写当为春夏之交时的景象，与人们惯常认为的春游踏青颇有出入。其实，柳州地处亚热带，南国春来早，对于游客来说，春分、清明之时，诗中所写情景就已历历在目了。而真到了初夏、盛夏，不仅不会有不应时不应景之感，相反地，诗中描绘的一切，只会更为生机盎然，锦上添花。

如果说，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只是粗线条的勾勒，是远景，那么，《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》则是特写，是近景，更能体现柳州寻常巷陌的春色和生活气息。

“山城过雨百花尽，榕叶满庭莺乱啼。”柳州不愧为岭南热土，农历二月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已有“百花尽”之虞。而寻常可见的榕树，也已经落叶满庭，给人一种春光易逝、炎夏将至的感觉。清明时节，眼看春将归去，如果还想踏青出游，恐怕得抓紧时间了。



花开十丈如丹霞

□ 陈颖

广州城边木棉花，花开十丈如丹霞。
独龙街日未出海，天女持灯出绛纱。
——（清）屈大均《木棉花歌》

广州的春天，在第一朵木棉花绽放的时候悄然而至。与因盛唐时妃子一笑，岭南五六月间的美好便被定格在一颗颗甜蜜的荔枝里不同，岭南的春天，在参天木棉随风吹摆的枝条里，在蝴蝶上下翻飞的翅膀里，在飞鸟啁啾婉转的鸣叫中……

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调性。广州是繁华的、热烈的、匆忙的，也是古朴的、悠闲的、生机盎然的。岭南之地本就草木丛生，春天更是唤醒了万物的勃勃生机。不同于深山的春幽深而静谧，行走在春日广州的街头，繁华的城市、市井的烟火交织着盎然的绿意、盛放的花朵，描绘出一幅幅人间春日图景。

珠江汨汨流过，碧波荡漾。沿江而行，感受着微风拂面的温柔，一片片粉的、红的花瓣勾勒出风的轮廓。与热烈的夏不同，岭南之春是温柔的，带着独一无二的香气。或许，每当提起纷纷落叶，人们便自然而然会想到萧瑟的秋。但是在广州，春日也是落叶翩跹飞舞的季节，若你曾经到过广州，见到过春日的花与叶簌簌而下，绝不会将眼前之景与萧瑟联系在一起。或鹅黄、或嫩绿、或夹杂着木棉热烈而俏皮的红，随着风的摇曳，花与叶如同蝴蝶般轻盈地飘飘摇摇，在江面先后开出一朵朵晶莹的花，很快又随着流水将春日的气息传递到下一个角落。

远处身影婀娜的广州塔倒映在珠江上，仿佛脉脉吟诵着古人的诗篇。

花香中夹杂着历史的厚重气息。我走过古老的祠堂，欣赏那些落在雕花檐角上的木棉。我走过镶嵌着美丽窗花的骑楼，光影交错间，春日的阳光在这里呈现出它原本鲜艳的颜色。我走过厚重石板铺成的街巷，路面落满木棉花瓣和叶子，每一块石板都记录着广州这片岭南之地的每一个春天。

无论是车水马龙的街头，还是宁静悠闲的园林，广州这座南国之都，在春日开了一城的木棉。不同于柔弱的柳，也不同于挺拔的松，木棉树的生长肆意而自由，红色的花朵尽情歌颂着春日。在清初诗人屈大均笔下，木棉以“花开十丈如丹霞”“天女持灯出绛纱”的姿态，迎接着这座城市的春日。夕阳下，远处的阿嬷弯腰拾起满地木棉花，借着春天和煦的阳光晒干，煲了一碗春天的汤。是了，是了！是人间

的春天。“窗前修竹霭如云，巧语禽禽只听闻。”正如宋人孙正平在《春日岭南》中所写，岭南春日，只有竹影斑驳、草木茂盛是远远不够的，只有婉转悦耳的鸟叫和窸窣窸窣的虫鸣也是不够的，岭南春日的美妙与独特，就在于那独具特色的窗户上的绿竹倒影，在于那游人如织的街道两旁无限延展的浓厚绿意，在于那炊烟袅袅中的鸟鸣声声……岭南之春，是人间之春。

踏春岭南，寻到了春日里不一样的广州。走在广州街头，寻到了岭南不一样的春天。



本版插画 芝芳